

〈承認理論的創造論回歸〉讀後

Review of “The Protological Return of Recognition Theory”

宮志翀

Gong Zhicho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 reading of Professor Tang Wenming’s article “The Protological Return of Recognition Theory”. The essay begins by dissecting Hegel’s theory of recognition and Honnett’s softened version of it, revealing the emptiness of its base, which lies fundamentally in the abandonment of the original source of creation. Then, through Augustine’s notion of “memory,” it points to the foundational significance of the grace of creation for human relationships, thus returning to the pivotal significance of the “theory of heaven and man” in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and, by extension, to the way in which the “Tian and man” generate concrete human relationships.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e fundamental significance of

宮志翀，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講師，中國北京，郵編：100872。

Gong Zhichong, Lecturer, School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China, 100872.

《中外醫學哲學》XX:2 (2022 年)：頁 155–15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20:2 (2022), pp. 155–159.

© Copyright 2022 by Global Scholarly Publicatio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ian and man” in the classical order and expects the modern world to return to this dimension of creationism.

能將宏闊的議題以綿密的剖析層層推進到一個深透的結論，是當下中國的哲學研究中罕見的品質。這種閱讀體驗筆者在唐文明教授的工作中屢屢獲得。唐教授在前著《彝倫攸斁》當中，將黑格爾的承認理論作為古今中西和解，也即對傳統人倫進行“規範性重構”的可能示範。然而，他的工作並不止步於此。在〈承認理論的創造論回歸〉一文當中，他將思想的縱深進一步帶回到對黑格爾和霍耐特的剖析當中，並為其思想基底置換為“創造論”的。文章所謂“回歸”，概謂經此反思性的剖析，揭示黑格爾的承認理論及霍耐特的柔化版本，實不足以作為倫理關係的基石，其必須回到“創造論”的視野，才能刻劃出人在世真實的倫理關係。這也就是指示現代世界向古典文明的根本信念回歸。

文章先清點了霍耐特理論的主旨與結構，指出其“生存模式的承認”其實站在康德肩膀上，沒有堅持黑格爾理論的根本結構。那就是在精神哲學與歷史哲學的共振下，以自我意識在主奴辯證法的運動中，演繹出主奴之間的鬥爭從單方面的不平等承認到相互的平等承認，來刻劃世界歷史的進程。文章重點剖析了主奴辯證法的兩個基礎命題——“自我意識就是欲望本身”和“自我意識的直接物件是生命”的內涵。

“自我意識就是欲望本身”有著明確的實踐指向。只有當一個人的意欲在實踐中被另一個實踐著的自我理解並肯認，這個人的自我才能真正得以呈現。簡言之，承認廓清了自我。至於這一向外渴求的必要性，則受第二命題的促迫而來。“自我意識的直接物件是生命”，隱含著自我意識的最大恐懼是死亡。由此我們觸及到了黑格爾哲學的生存論基礎——死亡意識。而它根本上由對上帝（創生本源）離棄所造成。

事實上，黑格爾並不是第一個展示這種現代生存體驗的哲學家，可能霍布斯才是。承認的欲望在霍氏論虛榮與權勢時已昭昭

然，死亡則是人這一生與他者競逐較量之路的終結，是人生的最大失敗。至於平等的（法權）承認的要求，則在霍氏的自然法條目中體現。同樣，這一切也都源於霍布斯不斷地宣告：上帝不介入人世的生活。這開啟了現代人離棄上帝（創生本源）的道路。在文章的一個關鍵節點，唐教授已經點出了黑格爾與霍布斯的深刻呼應。只適合限於文章的主題不暇展開。筆者相信，這一縱深關係是唐教授的椽筆必將再次探及的。

通過這一系列的剖析，不止黑格爾甚至現代倫理學的虛無底色顯露無疑。個體之所以要在他者的承認中確證自我，因為無法感受自身生命的實存和意義。死亡的促迫是其表現，真正的原因是對生命來源，也即“創生”事件的遺忘。作為映照，文章回到西方的古典傳統，借由奧古斯丁的“記憶”說，展示了人只有朝向自身所從來的本源，對本源創生自身的“恩”抱有感念，才能拓開生命的真實意義，克服死亡恐懼和欲望外求。

值得注意的是，在沃格林秩序哲學的支持下，唐教授認為，創生論是古典文明秩序共同具備的要素。中國文明的創生論就是對天地生生之德的感念，奧古斯丁“記憶”說表達的意義，在《中庸》至《孟子》的“誠”論中體現出來。由此，如果我們還用“承認”來刻劃人的存在意義與倫理關係的展開的話，那麼最原初的承認應當是對創生之恩的承認。

在此原初承認中，存在體驗首先是“樂天知命”，領會到人稟生於天的高貴性的喜悅。在此原初承認中，德性的養成是人之為人的使命，有著真誠的動力。即因天地生生之心為仁，其道至誠無息，人感念“天生”之心，也就是所謂“思誠”，從而進德修業以事天。在此原初承認中，倫理關係得以奠基，天人之倫是一切人倫關係的源頭。在這當中，父子之倫與天人之倫的關係最為重要。因為雖然“天生”是人存在的終極依據，但“天生”之性也要通過“父母生”來實現，無“父母生”也無所謂“天生”。因此，天人之倫衍生出具體的人倫關係首先就是父子之倫。

這一“釜底抽薪”的置換，即人所需“承認”的存在命運與倫理關係，從狹仄的主奴鬥爭中解脫，回歸到天地的注視下來領會，意義重大。這首要的不是對中西哪種理論的調適，而是文明秩序架構的重彰，根本的顯示古典文明對現代世界的照臨性批判。只有領會這層，我們才能獲得一種深遠的視野。它不只是古典的，也是透過古典接近“天地”的整全視野，因“奉天法古”在古典秩序中就是一體。

進而在此視野下，承認理論的左支右絀顯豁無遺，典型的展示了現代人棄絕天地後的倉皇無措。這一點文章的分析已足夠充分。同時，在此視野下，儒教文明傳統的理解也得以更新，因百餘年來的理解基本受現代西方框架的遮蔽。這當中亟待展開的層面眾多，相信唐教授定會繼續深入。在此，筆者僅就自身研究關涉的一點，展開談談這一創造論回歸的意義。

近代中國的轉型就是瓦解儒教文明秩序的過程。當中一條重要的歷史運動脈絡，就是大同主義對人倫關係的瓦解。值得深思的是，它的思想開端康有為，正是發掘出“天生”與“父母生”之別，以“天人之倫”否定“父子之倫”。康有為還是敏銳的把握到，“天人之倫”是儒教秩序的根本維度。一則，這當中蘊含著基於“人”的身份的平等尊重，可克服三綱的積弊，這是大同建構的初衷。另一則，這當中蘊含著高遠的文明理想，由此構造出最完美的人類秩序，是大同主義的目標。康氏最根本的失誤，就在於解紐了“天人之倫”與“父子之倫”，甚至用前者瓦解後者。這也顯示出他對“天人之倫”的理解有不少粗暴和淺薄之處。而今，我們既承受著大同主義的歷史後果，也更深的被捲入現代世界的危機。回歸創造論不是具體的方案，而是憂深思遠的方法。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 唐文明：〈承認理論的創造論回歸——一項關於人倫構成的比較哲學研究〉，《中外醫學哲學》，2022年，第XX卷，第2期，頁93–131。
- Tang, Wenming. 2022. “The Protological Return of Recognition The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20, no. 2 (2022): 93–131.